

潘張米枝——馬卡道族的巫師，眾人的响婆

一、前言

最初發現自己擁有原住民身份，是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。那時候，我根本不知道原住民三個字代表的是什麼，只覺得自己得到了一個有別於班上其他同學的新身分，覺得新奇，覺得很酷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我便開始主動的利用學校課本以及課外書籍了解原住民各族，也燃起了我對原住民的豐富文化資產的濃厚興趣。

媽媽的娘家位在屏東滿州鄉，是排灣族。雖然媽媽的娘家並非居住在部落，但她總喜歡提起關於原住民的故事，而這次的社會實踐的起因，便是因為媽媽所說的故事。米枝阿嬤為我舅舅的岳母，所以媽媽從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米枝阿嬤，她告訴我，米枝阿嬤是原住民的巫師，在當地非常的有名，而且常把她說得有多神奇就有多神奇，因此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故想主動採訪米枝阿嬤一探究竟。

除此之外，近幾年隨著臺灣本土意識的興起，政府、媒體、民間團體等都越來越重視原住民族的權益以及文化，這也才讓長久以來處於弱勢地位的原住民得以受到大眾的關注，而我也才驚覺、想起自己的原住民身分，並開始主動關注原住民議題，決定不再僅僅只是坐在沙發上「望著」原住民文化逐漸消逝，而是起身「紀錄下」原住民文化的每一秒，並追求自我的身份認同。

二、馬卡道族

馬卡道族為平埔族的分支之一，大多分布在屏東沿山地帶，靠近平地附近的部落村庄，延至恆春半島。著名的族人：臺灣職棒選手潘威倫，以及現任立法院院長蘇嘉全。

然而，在長期漢化教育，以及高山族的不認同（高山族不認同平埔族是原住民的一員）當中，大多馬卡道族的原住民都已遺忘自己的血緣；也有的馬卡道族人不願承認自身為平埔族，擔心被受歧視；甚至也有許多馬卡道族人從小在排灣族群中生長，反而誤以為自己為排灣族人，更或者自以為漢人。

至今，馬卡道族的文化大多已消失或被同化，然而，近幾年不少馬卡道族人正在積極恢復傳統文化及祭典（夜季），並極力爭取認同與復名。馬卡道族人不希望政府能還給馬卡道族一個正義，讓馬卡道族正名、被受承認，也希望其他原住民能夠接納他們。

三、馬卡道族的巫師，眾人的响婆

（一）潘張米枝

於民國 19 年出生於屏東縣滿州鄉長樂村，而後嫁到滿州鄉里德村，至今已足 87 歲。擁有一半漢人、一半原住民（馬卡道族）血統，平常是使用閩南語與人溝通，然馬卡道族屬於排灣族語群，故排灣族語為其母語，身份是馬卡道族的巫師（閩南語稱為响婆）。擔任响婆至少四、五十年以上，受訪時津津樂道自己被表揚為模範阿嬤。



我：「阿嬤在村裡的地位很大嗎？」

同我一起前去訪問响婆的舅舅替响婆回答：「當然很大啦！對於村民而言，响婆是很重要的存在。無論大小事，大家第一個都會來找响婆幫忙。」

即使當地的原住民大多為上教會的基督徒，但對於他們而言，响婆仍然是重要的存在，平常也會有是基督徒的原住民來找响婆幫忙。

（二）老祖

數十年前的某一天，潘張米枝喝著酒在海邊散步，後來她將酒瓶放在沙灘上，在海邊採了東邊的柳樹葉以及芙蓉便準備折返回家。然而，原本晴空萬里的天空突然驟變，馬上開始颶風、打雷、下豪雨，活像個颱風天，潘張米枝便急忙伸手要拿起酒瓶趕緊回家，但是酒瓶卻再也拿不起來。在那一瞬間，酒瓶中有聲

音朝著潘張米枝說話，要求她成為响婆，並且要恭奉祂一輩子，當下潘張米枝只好答應。後來，當天的酒瓶便被响婆恭奉在神桌上，被稱為酒斫仔神（酒瓶神），近幾年响婆則將酒瓶改換成現在的酒甕，稱為「老祖」。



▲上圖就是現在被响婆恭奉的酒甕，老祖。

※「老祖」

老祖可認定為「番仔神」，其實也就是平埔族的守護祖靈，屏東地區的平埔族會稱祖靈為「老祖」，其他地區的平埔族則是稱之為「阿立祖」，祖靈沒有形體，故不得塑造人像。除此之外，每年平埔族都會於老祖誕辰日舉行「老祖祭典」，同時也因舉辦時間是在晚上，而被稱為「夜祭」。

我：「阿嬤，難道妳當下沒有想要拒絕當响婆嗎？」

响婆：「那個不能拒絕啦，拒絕的話會被靈作祟，人就會發瘋。」

(三) 紫竹宮

响婆目前住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中簡單的平房，利用自家經營著紫竹宮，神桌上恭奉著神明及老祖。







(四) 關於响婆

响婆擁有與神溝通的能力，同時能替人消災解厄，故無論是身體生病、事業不順等，都可以前來請响婆幫忙替自己消災解厄，當然若無任何不順遂也是可以來找响婆，响婆仍會為你祈福消災。而且，响婆對於有求者通常是來者不拒，相當大方，無論你是原住民還是漢人，响婆都會用同樣的心、同樣的愛去對待每一位來者。除了平常替人消災解厄之外，一旦到了老祖的誕辰，便是由响婆來主持馬卡道族的老祖祭典。

然而，正式成為响婆之前，必然的要有一些先決條件。第一，在施行法術的過程中都需全程使用族語；第二，必須發毒誓。响婆必須要發誓，所學、所用之術法皆不可用之傷人、害人，否則不只自己會有天譴、報應，就連後代子孫皆會為此連累受苦。

後來，响婆提到「無字天書」，無字天書不是一本書，而是無形的法器，响婆會使用無字天書做向（做法、施法），才能順利請神來，而响婆也提到，若是心存歹念的人想利用無字天書請神、做壞事，無字天書都會失效。但是，除了無字天書這個無形法器之外，响婆也必須要有其他法器才能夠做向，分別是番石榴葉、豬骨、螺錢、無患子、乾蒲瓜殼等等。

▼下面三張圖皆為做向所需之法器。





▲上圖的豬骨包含了豬的肩胛骨、大腿骨、髌骨…等。據响婆描述，這些豬骨都已經使用了數十年，但仍完好如初就像當初新的一樣。



▲上圖番石榴葉上黃色一小坨的是豬油及豬肉末。响婆說，番石榴葉就好比漢人在使用的紙錢，而中間黃色的豬油、豬肉末，則象徵著金箔，兩者加起來就是漢人的金紙。

我：「阿嬤，當响婆是要靠學習嗎？還是靠機緣？天份會遺傳嗎？」

响婆：「這不是說想當就可以當的，成為响婆的天份不會遺傳，一切都是靠天命，若有機會成為响婆，你就會成為响婆，沒辦法就算你求祂也是沒有用。」

（四）做向(Palisi)

在開始做向之前，响婆會拿出法器依順序恭敬的擺在地上，等來者告知响婆所要求的事物，等到一切都準備好後，响婆便會開始做向。

※做向：「向」源自於馬卡道、西拉雅等族語，發音應為 **hiang**，有時解釋為「法術」，因此「做向」即為「作法、施法」。Palisi：排灣語，「祭祀、祈禱」之意。



當法器都已準備好，响婆便會將乾蒲瓜殼夾在雙腿之間，再將豬油抹在乾蒲瓜殼上頭，並將無患子放在殼上開始順時鐘繞著表面摩擦，响婆會開始喃喃念著咒語，這是一種「請神」的儀式，而解答將會出現在無患子上，當問題有所解答，無患子便會停在蒲瓜殼上。





▲响婆在一邊解釋一邊示範的時候，無患子多次都沒有停住，原本我還有些失望，後來响婆突然不講話了，雙手扶著無患子繞個幾圈之後，最後無患子真的停在乾蒲瓜殼上，當下讓我大開眼界，趕緊拿出相機拍下这一幕。而响婆則跟我說，是祂看我特地來採訪，就特地要讓我見識看看，所以才會成功。

照規定農曆 12 月 24 日「送神日」到 1 月 15 日「元宵節」這段期間是不能做尪的，因為這段日子神會回天庭，倘若在這段期間做尪、請神下凡幫忙，將會打擾到神的休息，不只對之不敬還可能會引起神怒。

因為當天採訪的日子剛好是農曆 1 月初，所以响婆沒辦法真實呈現做尪的過程給我看，只能以動作示範的方式告訴我整個做尪流程，但我對於做尪還是有些疑問，响婆也很樂意地跟我分享實例。

响婆說，若今天來的是一個生病的人，便會照上述的過程開始請神解答，當無患子停在乾蒲瓜殼上，就代表有邪靈、魔鬼在當事人身邊作祟，响婆會邊念咒語邊拿番石榴葉擦拭病人全身，最後再將番石榴葉灑在病人身上，就得以驅趕邪靈、魔鬼。

我：「阿嬤，這真的有效嗎？」

响婆：「前幾天才有一個生病的來找我，一下就好了，妳覺得有效嗎？」

(五) 引以為傲的事蹟



有一次，山下的村莊內有一戶人家最近幾天鬧得雞犬不寧，原來是家裡有邪靈作祟，於是那家人便請了道士到家裡淨化，沒想到家裡的情況並不樂觀，一個道士竟然無法應付，於是那家人又再請了兩位道士來幫忙。然而，總共三名道士一起作法卻還是無法處理家裡的邪靈，就在三名道士都作法作到汗流浹背、精神上都快支撐不住的時候，說時遲那時快，响婆到場了，原來是隔壁鄰居看不下去，乾脆上山恭請响婆幫忙，平常向來熱心助人、來者不拒的响婆當然一口答應，立刻就下山來了。响婆一到場，便拿出法器開始做向，沒三兩下、輕輕鬆鬆地就解決了這家人的困擾，村民們原本早就對响婆相當恭敬了，當日又看見三名道士不如一個响婆，可見响婆的功力不在話下，村民各個連聲讚嘆，而累垮在一旁的三名道士也不禁對响婆產生敬佩之意。

又有一次，响婆親戚的車被賊給偷走，在報警數個月毫無所獲後，轉而向响婆請求協助，响婆於是拿出法器、喃喃念咒的開始做向，當時她施法請神明協尋失竊車輛，响婆當下眼睛閉起，就在黑暗中看見失竊車輛的所在位置，告知親戚後，確實也在那個地點找到了失竊的車輛。

响婆露出驕傲的表情表示：我是模範阿嬤欸！

（六）心得

從以前，我就一直很喜歡臺灣宗教文化，我想或許是因為我很喜歡聽故事吧！畢竟各個廟宇、神佛總是會有些神蹟奇事，而且臺灣少不了的是很多鄉野傳奇，一個都比一個還要有趣。第一次聽到米枝阿嬤的事情，就讓我印象深刻，因為原住民在臺灣一直是處於文化弱勢的狀態，更別說是原本人數就很稀少的原住民巫師了，當我知道身邊就有著一位擁有臺灣瀕臨消失文化的人，我非常的興奮、開心。

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原住民的珍貴文化，當下的情緒非常激動，有一種「活體歷史」又或者「活化石」就在我眼前的感覺，我的眼睛、耳朵紛紛忙的一刻都不能閒，急著想要記著响婆的身影、手法以及所說的每一句話；與此同時我也很擔心，該不會這是最後一次了吧？就像响婆所說的，响婆文化並不是想要傳承就能傳承，而是要有機緣，然而，時至今日也還未出現年輕的傳承者。

我想馬卡道族文化會傳承不易與社會變遷有關，隨著各個政府的統治、強硬的政策下，不只馬卡道族的文化，其他各原住民族也是一樣，大多都已消失、瀕臨，甚至被消磨殆盡，再加上與漢人的通婚、漢人的教育，以及部落年輕人的出走，最終都難以傳承，面臨斷根。

或許馬卡道族的响婆文化已經難以再有傳人，但各地不少的學者、學生、文史工作者都積極地在紀錄、維護著原住民傳統文化，政府、民間團體及部落本身也開始著手進行文化復育等工作，就在我去採訪响婆當天的幾個月前，早有一組高雄的研究生來過一趟了，而在此之前前去採訪响婆的人可說是數也數不清，今日我能夠成為記錄响婆文化的其中一員，我感到非常榮幸。

最後，我要感謝米枝阿嬤接受我的採訪，阿嬤是好客、大方的人，但當天我還是因為太緊張所以顯得很不安，儘管口中講著破爛臺語，但阿嬤還是很樂意與我分享她的事情，甚至親身為我示範做向過程；再來我要感謝陪同我去找米枝阿嬤的舅舅，謝謝舅舅幫忙我用臺語轉述我要問的事情，再用國語解釋給我聽，否則這趟採訪不會這麼順利；還要感謝幫我連絡米枝阿嬤、安排一切行程的表姐，謝謝妳願意特地請假陪我返屏東一趟，雖然最後仍是因公事無法抽身，但還是謝謝妳。

最後我要感謝臺北大學社會學系，給了我這次的機會去做這次的採訪，不只如此，還有補助能讓學生不必為費用煩惱。最一開始有參加社會實踐的想法，是來自於大一上學期的社會實踐報告講座，看著學長姐們俐落的報告讓我不禁問自己：我也可以做到嗎？經過這次的社會實踐，儘管全程並非都盡善盡美，但我想最後的答案仍然是：YES！我做不到！

(七) 參考資料

※馬卡道族相關：

(1)部落好朋友 (2014. 02. 12)《「平埔人」或「台灣人」，一樣都是人，有什麼好丟臉！》，<http://www.matataiwan.com/2014/02/12/my-name-is-makatao/>

(2) 沒有名字的人 (2015. 05. 29)《【沒有名字的人】五個平埔族年輕人的自我追尋：(5/5) 我來自恆春，馬卡道族》，

<http://gushi.tw/%E3%80%90%E6%B2%92%E6%9C%89%E5%90%8D%E5%AD%97%E7%9A%84%E4%BA%BA%E3%80%91%E4%BA%94%E5%80%8B%E5%B9%B3%E5%9F%94%E6%97%8F%E5%B9%B4%E8%BC%95%E4%BA%BA%E7%9A%84%E8%87%AA%E6%88%91%E8%BF%BD%E5%B0%8B%E5%BC%9A-4/>

(3) 陳品君 (2016. 05. 13)《馬卡道在哪裡？沿山公路的平埔族群認同之旅》，<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makatao-identity>

(4)馬卡道族—維基百科：

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A6%AC%E5%8D%A1%E9%81%93%E6%97%8F>

※老祖相關：

(1)讀者投書 (2015. 03. 07)《因為看一個祭典有很多角度，所以臺灣好美！》，<http://www.matataiwan.com/2015/03/07/are-there-correct-ceremony/>

(2)臺灣原住民資訊網：<http://www.tipp.org.tw/index.asp>